

# 跌跌撞撞中，东京准备基本就绪

## 东京，讲不出再见

那些本有可能出战奥运会的明星们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苏斌)一个月后，位于东京国立竞技场内的火炬塔将被点燃，汇聚于此的全世界的运动员们将向奥运最高荣耀发起冲击，目前他们也在进行着最后备战。但也有不少明星选手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告别这届特殊形势下举办的奥运会，在其运动生涯中留下些许缺憾。

### 谢幕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东京奥运会被推迟一年多举行。奥运周期由四年延伸至五年，老将们的备战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人感觉难以坚持，选择结束运动生涯。

37岁的中国羽毛球名将林丹在2020年7月4日宣布退役，结束20年的国家队生涯。曾两夺奥运会男单冠军的林丹，在进入东京奥运周期后，随着年龄增长，竞技能力呈下滑趋势，在争夺奥运积分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挑战。受疫情影响，世界羽坛处于停摆状态，以及东京奥运会延期，让林丹的奥运前景又蒙上一层阴霾。加之考虑到自身的身体状况等，林丹感觉继续坚持下去越来越困难，最终做出了退役的决定。

同样选择退役的还有比利时游泳选手蒂默尔。他曾获得里约奥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银牌，原本计划参加东京奥运会，但疫情导致奥运会推迟一年多，他坦言自己已无法再坚持下去。

为日本羽毛球拿到奥运首金的女双名将高桥礼华于去年8月宣布退役，原因也是东京奥运会推迟后，她无法再坚持一年的训练。“进入2019年以来，我一直无法取得理想的成绩，奥运会推迟后，我感觉心理和身体都很难挺过这一年。”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很多老将的职业生涯造成了冲击，韩国女排主力自由人金海兰、丹麦羽毛球名将彼得森等多位运动员都做出了退役的决定。

### 禁赛

有人因为奥运延期无缘这一舞台，有人则是触及反兴奋剂红线遭禁赛，为此错过了东京奥运会。

2020年10月，独立于世界田联的田径诚信委员会确认，美国短跑运动员科尔曼因在2019年错过三次兴奋剂检查，被视为违反反兴奋剂规定，被禁赛两年。尽管此后科尔曼获得了6个月的禁赛“减刑”，但仍无法赶上东京奥运会。科尔曼曾在2019年多哈世锦赛中夺得男子100米冠军，曾是东京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夺冠热门之一。

因未能提供行踪信息而遭禁赛的田径名将不只是科尔曼一人。2017年伦敦世锦赛摘金的南非跳远选手曼加同样在一年内三次未能提供行踪，加上他此前有涉兴奋剂被禁赛的历史，此次被禁赛四年，禁赛期至2024年12月结束，这意味着曼加将无缘东京以及巴黎两届奥运会。

去年11月，伦敦田径世锦赛男子1500米冠军、肯尼亚人马南葛伊被禁赛两年，原因同样是一年内三次未能提供行踪信息。马南葛伊的禁赛期到2021年12月结束，他也将无法参加东京奥运会。

### 选择

参加奥运会是绝大多数运动员的梦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没能站在奥运赛场上，这其中既有因伤退出的无奈，也有出于身体以及竞技状态考虑做出的选择。

世界羽联6月1日确认，西班牙名将马林因伤将无缘在东京奥运会上卫冕羽毛球女单金牌。马林在声明中说，在经过检查后，确认自己左膝前十字交叉韧带和半月板撕裂，她将接受手术并开始恢复进程。

美国名将泰勒统治三级跳远项目数年，但这位两枚奥运金牌和四届世锦赛冠军得主在5月的一场比赛中跟腱断裂，随后接受手术，提前告别奥运会。

西班牙红土之王纳达尔在今年法网比赛中没能继续扩大赛事夺冠次数纪录。此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不会参加今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和东京奥运会。纳达尔表示，这么做的目的是防止身体过度损耗，延长运动生涯，并保证自己能够在中长期“继续征战最高水平的赛事”。

另一位缺席奥运会的网球明星运动员是奥地利人蒂姆，他的理由是觉得没有准备好在东京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准。“代表我的国家参加奥运会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这使得这个决定更加艰难。然而，2021年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开始，我感觉没有准备好在东京发挥我的最佳水平。”不过蒂姆表示，他还很年轻，希望能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代表奥地利出战。

纳达尔与蒂姆做出了个人选择，巴西球星内马尔则面对着俱乐部方面的阻力。巴西男足国家队日前公布名单，呼声最高的内马尔没有入选，就此无缘球队的奥运卫冕征程。对此巴西国奥队主教练雅尔丁解释说，因为内马尔所在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放他参加奥运会。

一个月后，世界体坛将迎来“隧道尽头的光”。错过纵有遗憾，但运动员未来在赛场以及人生中追求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

第四步是重新确定火炬接力方案。保存了一年的圣火火种终于在3月25日从2011年福岛海啸灾区出发，开始了为期121天，跨越全国47个都道府县的征程。在经过近3个月的传递后，6月23日火炬抵达静冈传递，这里也是奥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的举办地。因为疫情原因，火炬接力遭遇了很多波折，在很多城市甚至只能闭门举行，但也受到了全国民众的欢迎，这也为奥组委最终决定让观众入场观看比赛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五步就是确定观众人数。早在3月底，日本政府就做出了禁止海外观众入境的决定，本土观众的人数问题本来要在4月底决定，因为全国疫情恶化，决定一拖再拖，可见决策过程之艰难。

在全球瞬息万变的疫情下，这五步称得上是步步惊心。每个月花样繁多的民调都在提醒全世界，日本民众已经对奥运会失去信心，一万多名志愿者的退出更让奥运会雪上加霜。今年1月是东京奥运会最惨淡的时刻，且不说国外关于取消奥运会的声音此起彼伏，连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和首相菅义伟的经济顾问新浪刚史都公开对奥运会是否应该举行提出了怀疑，让东京奥运会一时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幸运的是，东道主感受到最多的，还是全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和来自国际奥委会和各个体育组织的不放弃，于是在跌跌撞撞中，这届历史上最特殊的奥运会，终于基本准备就绪了。

营销工作，去年底一度强烈反对奥运，不过现在却是赞成派。

他说，如今支持奥运，一是因为奥运会是大型的赛事，需要制定很完备的防疫政策，东京奥运会可以积累很多有益的经验，这对今后会有帮助。二是奥运会对运动员来说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赛事，应该考虑他们。

### 主场馆附近居民

国立竞技场是东京奥运会主会场，开幕式将在此举行。在新国立竞技场旁的日本奥运博物馆前，记者遇到了正去诊所看病的附近居民今井朋子。对于奥运，她不赞成，也不反对。

“我都快80岁了，一身病，还没打上疫苗呢。办奥运会感染者肯定会增加。”她先是抱怨了日本疫苗接种速度太慢。不过，她后又指着眼前大马路说，“这些马路听说都铺设了特殊材料来降温，我家公寓门前的马路也是。奥运会筹备花了很多钱。不办的话也怪可惜。”“疫情完全没有平息，搞奥运会这种群聚活动不好。”同为附近居民的岛田昌博说，“要举行也应该再延期，而不是一个月以后。”

“日本国内确实有各种声音。不过我觉得，日本政府的防疫措施挺靠谱。”骑车经过的附近居民伊藤先生说。

“与其退缩，不如迎难而上，办好奥运，这反而有助于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伊藤说，“老是担心这担心那，就啥也干不了了。倒不如豁出去拼一次。”

得知记者一行来自中国新华社后，伊藤笑着说：“我非常期待明年的北京冬奥会。希望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都能取得成功！”(记者沈红辉)新华社东京6月23日电



这是6月20日在东京奥运会奥运村内拍摄的无人驾驶电动车。当日，东京奥运会奥运村对媒体开放。

新华社记者王子江摄

京奥组委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简化奥运会的方

第三步是制定防疫措施，这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步。从2020年9月开始，东京奥组委、东京都政府和日本政府组成防疫委员会，经过六次协调会议，在去年12月发布防疫措施草案，基本确定了针对奥运会所有参与人员的防疫框架，为奥运会防疫手册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 面对奥运，东京市民心情复杂

式点心店“松月堂”，第三代传人野沟真由美烤完豆沙年糕后对记者表达了她的看法。在这位女店主看来，奥运会虽然还让人有些不安，但近来日本疫苗接种取得进展，着实增添不少安心感。

今年春季起，日本政府优先安排65岁以上老人接种疫苗。“今年早些时候，和顾客闲聊，他们大多反对奥运。不过这边居民多是老人，很多人都优先完成两针疫苗接种。现在不少人都说，只要做好防疫措施，可以办奥运。”

野沟原本对奥运期间来访的海外游客寄予厚望，但受疫情影响，日本已决定谢绝海外观众。据她介绍，巢鸭商店街做好了些准备来迎接中国等外国游客。“疫情闹成这样，我们也是白期待了一场。”她一脸失落地说。

已经完成第一针疫苗接种的老人齐藤藤子也是赞成派。她说：“参赛运动员备战多不容易，当然应该办”。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齐藤还是高中生。“那时东京可热闹了，日本经济也由此步入高速增长。”回忆起50多年前的那届奥运会，齐藤笑道。

“现在日本国内的氛围和那时比差远了。但日本准备了这么多年，花了很多成本延期一年，不能说不办就不办。不办经济损失更大。”她说。

### 涩谷高中生

位于东京东南的涩谷地区，是东京年轻人聚集地。这里的潮男潮女，是日系亚文化的风向标。

“不应该举办奥运。”高一女生横田英利花在涩谷车站前对记者说，“因为疫情会更加严重。”她的理由简单明了。

受疫情影响，横田的学校一度被迫远程授课。“因为疫情见不到同学，很寂寞。”在她

看来，日本应该集中力量管控疫情，而不是冒险办奥运。

同样念高一的男生齐藤翔则觉得，奥运和疫情没关系。“赞成举办奥运。办不办奥运，日本的疫情形势都这样吧，没法完全控制住。所以，索性办好。况且奥运会很有意思嘛。”他略显腼腆地说。

高三学生后藤阳菜，一提奥运就来气。“日本政府的防疫政策光顾着奥运会怎么办。我对奥运会没啥好印象。”在涩谷站前地标八公犬铜像前，这位颇有主见的女生和男同学一起接受采访时说。

后藤说，因为疫情，她高中时代学校的最后一次体育节和文化节等活动全部被取消，“感觉自己的人生都不完整了”。

### 工薪族

新冠疫情对日本工薪族生活工作也带来不小影响。记者走访了在东京多个商务区工作的工薪族。

石见纪生在东京秋叶原附近一家制造业公司担任中层管理人员。他是坚定的奥运支持派。“日本的奥运会防疫政策万无一失。”他说，东京奥运会能够如日本政府所言，办成一届安心安全的大赛。

“好多比赛都想看呢。”石见笑道，“为了看奥运，我还特意新购了一台高清电视”。考虑到疫情，他不考虑买票去现场观赛，而是在家为选手加油鼓劲”。

在东京商务区半藏门附近工作的山田真嗣，没怎么关注奥运会。“办不办都行吧，我想大部分日本人现在都是这么想的。强烈反对的，非要多办的也不多。”这位在日本电视行业团体工作的公司职员说。

松本大士在新宿一家医疗公司从事网络

就可以举办一届安全安心的奥运会。”

“安全安心”这一说法，自从奥运会推迟以来，已经成了从首相开始，所有涉及奥运会的人员的固定说辞，足以应付各种场合和所有记者的提问。但这些说辞，无法消除日本公众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当的疑虑，毕竟奥运会从去年3月被推迟开始，疫情反反复复，关于奥运会取消和被推迟的谣言也从未间断。各种新闻机构每个月固定时间出炉的不同版本的民意调查，都显示着民众对奥运会信心的缺乏。上个月，反对奥运会如期举行的民众比例竟然一度高达84%。

“担心奥运会举行加剧疫情的民众的比例不是少数，我们也注意到了民意调查的结果。现在形势依然严峻，民众有这样的反应也是自然的。”他说，“但我也注意到，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举办的奥运会的整体规划，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所有的防疫措施下，奥运会是可以安全举办的。”

高谷正哲表示，现在让奥组委感到更有信心的是疫苗接种正在加速进行，到奥运会开幕前，所有与运动员可能有密切接触的人，都能够完成两针接种。

早在2007年，东京申办2016年奥运会时，高谷正哲就成为奥申委国际传播部的经理，申办失败之后，他出任总部位于温哥华的世界铁人三项联盟的新闻官，2011年，他放弃温哥华的工作再次协助东京申办奥运会，并获得成功。从申办到筹办，他为东京奥运会工作超过了10年。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奥运会是以这样的方式举行。

“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很多挑战，当然最大的挑战就是奥运会的推迟，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当问到过去一年，是否有一刻，奥运会取消的可能会掠过脑海时，他说：“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所有人对推迟感到震惊，但我们知道这是正确的决定，所有人都完全相信，奥运

新华社东京6月23日电(记者王子江、叶珊)6月22日，东京奥运会的观众政策出台后的第二天，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有些兴奋地说：“奥运会推迟后框架内的最后一件大事终于完成了，现在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东京奥运会自去年3月因疫情被推迟，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东京数次因为疫情加重进入紧急状态、菅义伟接替安倍晋三担任首相、前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因发表歧视女性言论下台，还有数不尽的传言……一时间全世界关注的不是东京奥运会如何举办，而是它能否办成。

就在本月初，桥本圣子还无法正面回答“东京奥运会能否百分之百举办”的问题，这位参加过四届冬奥会和三届夏奥会的日本传奇运动员，把肯定的答复，留在了倒计时一个月的前一天。

过去的一年三个月是艰难的，这是历史上第一届被推迟的奥运会，对于东道主和国际奥委会都是巨大的考验。归纳起来，为了让奥运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东京奥组委步履蹒跚地走完了五大步。

首先，重新确认场地和赛程。因为奥运会被推迟，原有的场馆和奥运村的合同都必须延期，这涉及方方面面的谈判和协商。2020年7月，奥运会所有的场馆和赛程终于敲定，奥运会被推迟三个多月后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第二步，面对防疫和财政的双重压力，东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剩一个月。日前，记者走访东京多个代表性地点，随机采访十余名市民，倾听他们对奥运会的真实声音。

今年初，受日本国内疫情恶化影响，民调显示大部分日本民众反对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以日本广播协会(NHK)每月实施的例行民调为例，今年1月，仅有16%的受访者赞成如期举办奥运会，38%的受访者要求取消，39%的受访者要求再次延期，反对派占绝对多数。不过，NHK6月最新民调显示，赞成奥运派合计已经升至64%，要求取消的受访者占比下降至31%。

由于NHK这项民调1月和6月涉奥问题设计略有差异，两者不可单纯比较，但近来随着日本国内疫情趋于缓和，奥运筹备步入冲刺，日本民意似乎正在转向。

在记者的采访中，有人对精彩赛事满怀期待，也有人一提起奥运就来气，有人替国家算起经济账，也有人对奥运漠不关心……面对这届极其特殊、堪称史上“最贵最坎坷”的奥运会，东京市民的心绪，绝非民调数据的增增减减那么简单。

### 巢鸭老人

位于东京西北部的丰岛区巢鸭地区，居民多为退休老人。在地藏路商店街，店家以腌制品、传统日式点心等为主，是附近老人购物的好去处。

“我反对奥运。”在商店街入口处，老人日置修司略带不满地表示，“疫情以来，日本政府不是一直要求民众别聚集，少出门吗？奥运会人乌央乌央的，要是疫情恶化了，谁来承担责任？”在日置看来，疫情笼罩下的奥运不可理喻。

“都到这时候了，应该举行。”在老字号日

## “我们经历了很多挑战，但始终对奥运会抱有信心”

### 专访东京奥组委发言人高谷正哲

新华社东京6月23日电(记者王子江、杨汀、邓敏)东京奥组委租借的办公室位于东京湾附近晴海的几座高层写字楼里，除了奥组委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的公司也在里面办公。一大早，从附近地铁里出来的人群涌入写字楼内，在电梯前排起长长的队伍，都争取在9点上班前坐在办公室里。

这时距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包括东京在内的全国10个地区仍然处在紧急状态之下，面对戴着口罩排队的上班族，你无法想象这是疫情下的东京。

高谷正哲担任东京奥组委发言人已近4年，即使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也是几乎每天都按时来到办公室里。记者问他是否现在可以断言，奥运会将百分之百会在一个月后的7月23日晚如期开幕，他仍然不愿正面回答，只是说：“我们的筹备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非常完善的防疫措施，希望所有参赛方都遵守这些措施，我们